



# Driving into the **Arctic Circle**

## 寻北之旅

在计划环欧自驾旅行时，几乎笔直沿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向北伸展的 R21 公路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条公路全长 1592 公里，从圣彼得堡开始，一直通向摩尔曼斯克——这个北极圈以内的人口第一大城市。从这里再往北，则可以到达俄罗斯与挪威的边境——全世界最北的陆路口岸。而一旦进入挪威，北纬 71 度的欧洲大陆最北点就近在咫尺了。一条经俄罗斯北上挪威，再由芬兰南下的“北极三国穿越路线”就这样在我脑海中成型了。

编辑 李潇楠 • 文 张侃 • 图 张侃、视觉中国

通往欧洲大陆最北点的公路几乎全部沿海而建，无疑是一条免费的景观大道。

“我们开车去北极吧！”我和同伴提议道。“去！”同伴的回答一向干脆。

比起很多旅行者的终极梦想——南极，地球另一端的北极无疑冷门得多。作为世界最贵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去一次南极，人均起码也要几万块人民币。而且，大多南极游船的目的地（如乔治王岛）只能说属于南极洲，距离南极圈其实还有数百公里。

北极则完全不同。得益于北大西洋暖流，欧洲附近的北极温暖异常，夏季均温甚至可达十几摄氏度。而且虽比南极温暖得多，这里却地处北极圈之内，是地地道道的北极。有温和的气候，又有公路直达，让自驾北极的难度远低于想象。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去北极旅行需要几步？只要三步：一、开车进北极圈；二、尽情游玩；三、开车离开北极圈。

理论上的确如此，可面对未知的旅程，我们还是难免担心：前往世界之极，真的会如一次周末郊游那样轻松吗？



## “古拉格群岛”露营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让曾经的苏联国家机密、恐怖的古拉格集中营为世人所知。地处白海西南部、距北极公路不远的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y Islands），便是第一座古拉格集中营所在地。自1923年建立，至1939年关闭，先后有50万政治犯被流放至这座与世隔绝的荒岛。索尔仁尼琴将遍布苏联全境的古拉格集中营比作群岛的灵感，或许正是来自这处地理学意义上的群岛。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段尘封往事也渐渐被人遗忘。“书上说，现在上岛有机会看到白鲸，我们去露营吧！”对年轻的同伴来说，去岛上看白鲸显然比了解集中营的黑暗历史更有吸引力。

右转驶下平整宽阔的北极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年久失修的残破路面，给人一种驶入历史的错觉。从 Rabocheostrovsk 镇换乘渡

轮，需要航行近3个小时才能登岛。渡轮上的乘客大多都是群岛居民，他们带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脸上透着疲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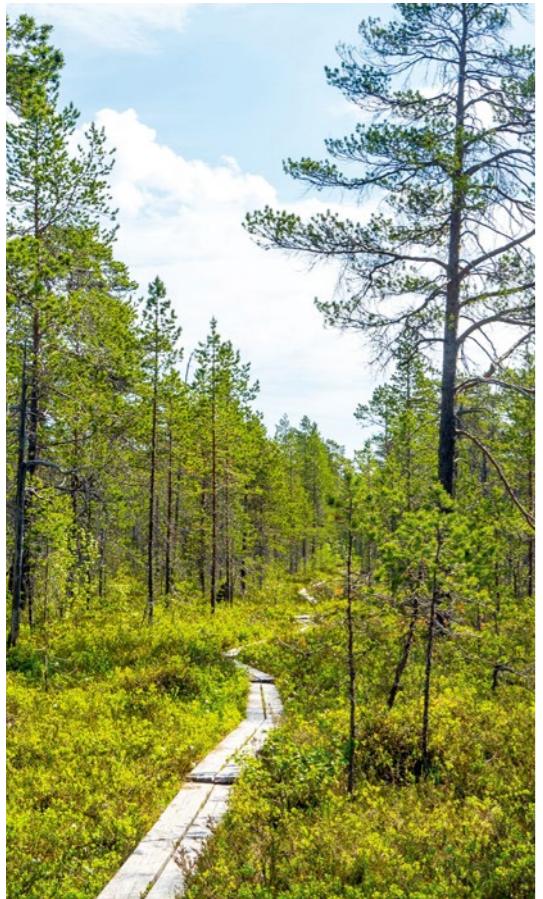
我们从同名主岛——索洛维茨基岛登岸。岛上的城镇很小，从简易码头就能望见远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Solovetsky Monastery）高耸的洋葱顶。这座东正教修道院是岛上最著名的景点，不仅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也被印在了俄罗斯500卢布纸钞背面。岛上公路四通八达，游客只需租上一辆自行车，就能肆意穿行其间，甚至还可以从路边特意设置的湖畔跳台一跃而下，让冰冷的湖水挑动身体的每一根神经。

然而，想亲眼看见在此短暂停留并繁育后代的白鲸，就没这么简单了。它们通常只聚集在岛屿西侧的一小片海域，这意味着需要半途骑下公路，循着前人设置的路标，穿过原始的林间小道。与很多人想象中极地的荒芜不

同，这里丛林枝繁叶茂，仿佛争相趁着岛上短暂的夏日尽情生长。同样尽情的，还有埋伏在各处的蚊虫大军。在人迹罕至的岛上，突然出现的两座“移动血库”无疑是饥肠辘辘的它们大快朵颐的最佳目标。

泥泞不堪的路况加上无法防御的蚊虫攻击，让我们只能弃车步行。烈日之下，丛林中没有一丝风声，耳畔只有恼人的蚊虫声，让人倍感闷热。终于，我们走出丛林，在岸边找到了一处平整空地。扎好帐篷后却猛然发现：现在正是一天中的最高水位，通往观鲸点的滩涂被完全淹没，要去只有等退潮。我飞快算出了那个时间：明天凌晨1点。

同伴斜了我一眼：凌晨1点，摸黑去看白鲸吗？我正为这个不巧的时间懊恼，却突然想到：这是北极啊！尽管还没进北极圈，并没有极昼，但应该也不至于完全天黑。定好午夜12点的闹钟，我们却谁也睡不着。依然有成百



上千只蚊子，黑压压趴在透明的网帐之外，虎视眈眈盯着帐中这两只肥美的猎物。此情此景，让人真不知是该先头皮发麻，还是先犯密集恐惧症。

不过，此时正是索洛维茨基群岛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到了10月，整座岛屿都会被冰雪覆盖，据说当年集中营从不担心犯人逃脱——如此严苛的环境下，逃脱无异于自杀。而短暂的夏日时光里，犯人要面对的则是几十公里宽，快艇都要行驶3小时的开阔海面。根据《古拉格群岛》的说法，集中营16年关押过的50万人中，只有3个人在岛上渔民的帮助下侥幸逃出。

临近午夜，夕阳几乎是从正北缓缓落下，这是极北地区才有的天象。聚集已久的蚊虫，似乎也终于对猎物失去了耐心，渐渐离去。我们这才敢掀起帐篷。潮水已完全退去，刚刚还泛着浪花的海面已化作一条坦途，直通向远处观鲸的小岛。我们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因退潮才露出的滩涂依旧泥泞，甚至还有很多躲不过的积水坑，穿着运动鞋的双脚很快就被冰冷刺骨的海水浸湿。然而当落日的余晖倒映在一洼洼或深或浅的水坑里，透出金黄或是火红的斑斓色彩，让人只有情不自禁感叹：比起“在天堂”的眼睛，“在地狱”的双脚算什么！

接近观鲸的小岛，我们却似乎闯入了海鸥的地盘。遮天蔽日的鸟群在低空肆意盘旋鸣叫，甚至横冲直撞，屡屡对我们做出高难度的俯冲动作，像是在炫耀，又像

是在示威。这些生在北极的海鸥，没见过人，自然也就不会怕人。

至于今夜的主角——白鲸，很遗憾，任凭我们怎样瞪大了眼睛寻找，却还是无法觅得哪怕一点点踪迹。

“好吧，虽然没看到白鲸，但幸好还有这群海鸥陪着我们嘛！”我只能这样打趣地安慰同伴。

我们正要悻悻离去，却突然被一束强光刺得几乎睁不开眼：是太阳！它从刚刚落下位置的不远处又升了起来！

我知道，这将是我们整个北极行程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日出。一切顺利的话，当晚日落前，我们就将进入北极圈。而在我们离开北极前，它将时刻高悬天际，永不落幕。

回帐篷，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再悠哉地骑回镇上，甚至还有时间在开船前仔细逛逛修道院和古拉格博物馆。博物馆的全名是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和监狱博物馆，面积不大，展示着整排令人毛骨悚然的关押者照片：他们或是一脸惊恐地入狱，或是衣衫褴褛地劳作，还有的甚至是在死亡（冻死、饿死或被枪决）后被随意丢弃在岸边。

在《古拉格群岛》的记述中，这些政治犯在家中、单位甚至是澡堂遭到逮捕时，通常没有任何时间准备。而一旦被捕，就意味着失去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他们被捕时的衣着，无论是薄衫、大衣还是燕尾服，都将成为入狱期间唯一的服装。

**(本跨页左上图起顺时针)**  
有好心人在泥泞的路上铺上了木板；从照片上看不出包围着营帐的蚊虫；鲸群本应出没的Beluzhy 海岬此刻旭日东升；通往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廊道保留着原貌；修道院修士们的墓碑，他们大多被安葬于19世纪，但墓地几乎都在后来被毁坏；修道院周边的风光。



而索洛维茨基修道院，便是当年关押囚犯的主要场所。15世纪，修道院最初为防御外敌入侵而建。高大厚重的中世纪石砌院墙，是集中营现成的围栏；而展现宗教威严的高耸塔楼，则扮演着无死角监控关押者的天然瞭望塔。

如今，集中营时期被严重破坏的修道院已基本恢复原貌，金光闪闪的东正教圣像又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地方。只有一两个房间被特意空置，用于展示集中营的历史。高大的半圆穹顶之间，用突兀的金属横杆连接着。这本是加固建筑的设计，却成了曾经集中营恶劣环境的最好注脚：为容纳更多囚犯，上下铺的木板床被加高到四五层。每个囚犯享有的空间，甚至不及一具棺材。过高的木板床被“巧妙”地固定在金属横杆上，不至于失去重心，也让房间可容纳人数成功翻番。然而即便如此，后续源源不断被塞进来的囚犯，很多还是只能睡在地面、床底，甚至是蜷缩在角落之中。修道院如今空旷的院落，也曾被关押犯人的囚室覆盖。建筑被拆掉之后的印记，则永远留在了外墙上。

尽管集中营在岛上只存在了16年，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前，整座岛屿都是被严密封锁的军事禁区，居民最少时只剩下不到20人。在旅游业发展的当下，嗅到商机的俄罗斯人纷纷来到此开疆拓土。尽管岛上稍偏远的地方还暂时保留苏联时期的原始风貌，但各色时髦的餐厅、客栈已经塞满了修道院旁不大的旅游区，让人再难寻到当年的肃杀。





## “押”进北极

我曾想象过 100 种进入北极的方式，却独独没料到这第 101 种。

离开索洛维茨基群岛，我们距北极圈只剩不到 250 公里。燃油还剩两格，撑到 50 公里外的加油站绰绰有余——北极公路上的补给点，就是常常几十公里才出现一座的村庄。

视界之内越发荒凉，只剩广袤的草原与平静的湖泊。高大茂密的天然针叶林早已不再，路旁变成了栽种整齐的防风树。北极公路的绝大多数路段，都是如此单调无趣。即使正处于繁忙的夏日，也常接连几分钟都见不到一辆来车。据说这里在冬季有一条不成文的守则：看到沿途抛锚的车辆，任何人都必须停车救援。否则，如此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中，对求援者视而不见无异于谋杀。

没承想，刚感慨完这个特别的守则，自己就差点半路抛锚。之前计划好的那家加油站，竟沽清歇业，而下一座加油站远在 100 公里之外！面对只剩一格的油表，我们谁都不知是否还够平安到达。可除了硬着头皮上路，没有第二种选择。

车速被严格控制在最经济的时速 60 公里，空调暖风音响全关，连需要一直开着的日行灯，都只在会车时才短暂使用。天色渐暗，一场疾风骤雨偏偏不期而至。雨刷每次面前划过一次，都让人担心会多消耗一点油。油表早已沉入红色的深渊，刺眼的红色加油灯悄然亮起，接着开始焦虑地闪烁。我们却始终束手无策。

近两小时的行程中，我和同伴一路沉默着。仿佛呼出的一口气，都足以打破那脆弱的油耗临界。终于，加油站

(上图) 北极公路旁号称“世界最北”的佛塔。此处路牌显示我们已离开圣彼得堡 1161 公里，而距离终点的摩尔曼斯克还有 153 公里。

的霓虹灯在眼前清晰起来。随着汨汨的柴油被灌进早已见底的油箱，我们发出劫后余生般的欢呼。

地图显示，距离北纬 66 度 34 分的北极圈，只剩几十公里了。那里应该有一座小小的纪念碑矗立在路边。打卡北极的兴奋，瞬间盖过这一路所有的焦躁。

“前方有警队。”就在即将抵达北极圈的时候，导航响起贴心的提醒声。对那些埋伏在路边测速“赚零花钱”的俄罗斯交警，我们早已见怪不怪。可这次却不一样：几辆军车和警车一字排开，拦住了南来北往的所有交通。

一位全副武装的年轻俄罗斯警察，对我们敷衍地敬了一个礼，嘴里蹦出一个词：“document—tel。”起初我以为他会说英语，说的是“document(证件)”，后来才发现，那只是一个巧合。这里的 4 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位穿迷彩服的军人，一位穿反光背心的交警，以及一位膀大腰圆的便衣男子——竟没有一个人会讲英语。

我恭敬地递上所有证件，开始漫长的等待。他似乎在向领导打电话汇报。这期间，路过检查站的其他车辆都被直接放行。显然警察只对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感兴趣。可我又搞不懂，既然只查外国人，为何不派个懂英语的人来？

过了许久，又一辆警车疾驰而来，下来一位警官，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开始对我们问询。看来，他们刚刚是请翻译去了。

“你们要去哪？”

“摩尔曼斯克(Murmansk)。”

警察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在一番交头接耳后，宣布了最终决定：跟着他们的车，去前面镇上的警察局登记。



坎达拉克沙自然保护区位于白海北岸，建于 1932 年。图为保护区内的鸟屋。



度假木屋和我们的小车。  
(上图)押送我们的警察在派出所门口抽烟。



检查站的军用吉普闪着警灯在前开道，刚来的那辆警车在后跟随，这派头好是威风。只可惜被紧紧护在中间的，是我们这辆难登大雅之堂的小破车。

之前计划打卡的北极圈纪念碑从眼前一闪而过，而正在被“押送”的我们，却找不到理由在此突然停下。就这样，我们在俄罗斯军车与警车的前呼后拥之下，第一次正式踏入了这座蓝色星球的北极。

我们到达了他们所说的镇子——坎达拉克沙 (Kandalaksha) 时，已是深夜 11 点，可极昼里的太阳依旧低垂天际。整座城镇的样貌似乎还停留在苏联时代，光天化日之下，空无一人的街道显得分外魔幻。警察局设在一座年久失修的苏式“盒子楼”底层，简易的铁门两侧是长年累月漏水的下水管，墙壁被侵蚀得斑驳不堪，透着令人反胃的肮脏色泽。

“押送”我们的军警下车抽了支烟，就又匆匆赶回去执勤了，只留下我们在警局狭窄的走廊里等待。这时，一位年轻的女警官揉着惺忪的睡眼匆匆来到，未施粉黛却依旧精致的脸庞上写满了怨气。很显然，我们的到来吵醒了她的好梦，可谁叫她是这座小小警局里唯一会说英语的人呢？虽然依然要连比画带猜，但完成这次例行公事的登记还是足够了。我们获准继续上路了。

凌晨 1 点，我们终于抵达事先订好的小木屋。推开门的一刻，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以为的简易木屋，竟是豪华装修的两室一厅，客厅贴心地摆着组合音响和游戏机，而浴室旁竟是一整间私人桑拿房！如此奢华的配置，一晚的费用却只要 100 多人民币。不过若不是隔壁的滑雪场正歇业，大概我们也不会有机会用如此价格订到这座“豪华滑雪木屋”吧。

此时最美妙的享受，莫过于用一盆凉水浇到桑拿房烧得滚烫的石块上，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朦胧又温暖的蒸汽中。怎能想象，仅仅 4 小时前，我们竟还在为是否会抛锚在路边而犯愁。



度假木屋里的桑拿房。  
(左图)小松鼠也有自己的小木屋。



摩尔曼斯克的电车是世界最北的无轨电车系统。



“二战”战士阿廖沙的巨型纪念碑。  
(左下图)超市里又多又便宜的中餐调料。



## 北极圈里的“购物天堂”

作为北极圈内的最大城市，尽管摩尔曼斯克的人口从苏联时期的最高 50 万一路滑落到如今不到 30 万，但依旧比第二大城市多出近一倍。正因如此，这里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轻易被冠上“世界最北”的名号，从世界最北的电车，到世界最北的麦当劳、肯德基，乃至……世界最北的养猪场和核废料贮存场。

也许摩尔曼斯克在不同游客眼中有不同的意义：户外胜地、极光中转站……但对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购物天堂”。毕竟离开摩尔曼斯克，我们的下一站就是全球物价最高的挪威了。

把摩尔曼斯克当作购物天堂的显然不止我们。给车做保养检修的时候，修车厂老板眼见沟通不畅，便叫来了店里的专职翻译。然而她的英语水平似乎也不高，在我们好奇之下她才承认，她的第一外语其实是挪威语，而平常服务的，正是住在边境西侧的那些挪威人。

这里的修车保养服务，平均价格只有挪威的 1/5 到 1/3。如果再考虑到价格同样仅有挪威 1/3 的汽油和酒类，以及理发美容这些更需要人工、差价也更大的服务，难怪即使往返需要上千公里，也永远不缺来摩尔曼斯克疯狂购物的精明挪威人。

我们把在北欧期间能想到的所需物资都采买齐全，又舒服地在摩尔曼斯克养精蓄锐一番之后，这才准备跨国境前往挪威。



## “镍城”捉迷藏

茫茫极地荒原之中，一座巨型工厂突然浮现，棕黑色的二氧化硫浓烟从林立的高大烟囱中冒出，宛如一幅后工业时代的超现实画作。

这里是尼克尔(Nikel)，直译过来即是“镍城”，此地距离挪威边境只有7公里，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镍矿之一。这座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城市，刚好位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交汇的最前线，在整个“冷战”时期自然成了重兵把守的绝密边境禁区，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对外开放。

作为一个标准的猎奇旅行者，我对那些知名景点大多兴趣寡淡；相反，这类迷雾重重的奇特目的地才是我的最爱。因此在从摩尔曼斯克前往挪威的路上，我特意绕路来尼克尔一探究竟。

然而还没开进城区，同伴就发现了异样：“后面那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我从后视镜看过去，的确有辆黑色轿车一直远远跟在我们之后。“我们来试验一下，他是不是在跟踪我们。”说着，我一个转向，开进了路旁的加油站。

在我看来，所谓“跟踪”不过是同伴的杯弓蛇影罢了，毕竟尼克尔早就不再是当年的禁区了。可没承想，那辆车竟真的也跟了进来。为了再次确认这并不是巧合，我索性点了杯咖啡，跟对方耗起了时间。然而等我一杯咖啡喝完，对方不仅没有离开，甚至全程连车都没下，这太不寻常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从他的车旁走过。车窗开着，车里只有男司机一人。他估摸30多岁，一身便衣，留着干练的平头，貌似来头不小。他像是在盯着什么，看到我经过，掏出墨镜戴上。这下，我终于确定：他真是冲我们来的！

是的，在这个荒凉的边境小镇，我们被一名神秘男子跟踪了！当意识到这一点，我和同伴立刻慌了神——对方究竟是谁，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全都一无所知。不过对方似乎并不想找我们的麻烦，甚至都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否则，他有太多机会可以拦停甚至逮捕我们。

我把车混在加油站的车流中，偷偷从后门开了出去，以为能就此把他甩掉。然而我显然低估了他的专业程度，不一会儿，后视镜里就又出现了熟悉的黑色车身。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无论是到河边拍照，还是进餐厅吃饭，对方每一次都会将车停得不远不近，紧盯不放的同时，却又不惊扰到我们。

察觉到对方没有敌意，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刚好此时也进了城，我索性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跟他玩起了捉迷藏。一连串交替的左拐、右拐，当确认后视镜里已看不到他时，我飞快转进了一旁小巷里的停车场。

下车，换上其他颜色的外套，再混进街上的人群里。这下，终于轮

到我们在暗中“看表演”了：一圈，两圈，三圈，他在不大的街区里开车兜着圈子，苦苦找寻我们的踪影。可我们岂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

确认已经甩掉了他，我们才有心思简单浏览这座小镇。和坎达拉克沙类似，这里的整体氛围也像停留在苏联时代：孩子们在一旁无忧无虑地玩耍，全然不知一场“追逐大戏”正在上演；礼堂前的广场上是锈迹斑斑的列宁雕像，礼堂的外墙画着崭新的希腊女神，仿佛在极力向过去说再见；可一旁的海报却还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印着苏联红军凯旋的照片。

还想再去镍矿区看看，但经历了刚刚的跟踪事件，我们决定不再去冒这个险。没想到，本以为已甩掉的黑色轿车，竟在我们出城的路上又出现了！它继续一路跟踪，直到我们驶出尼克尔，才掉头离开。

对方为何要费如此力气，全程跟踪我们这样的普通游客，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突然意识到可能的原因：我们那辆格鲁吉亚车牌的汽车。作为与俄罗斯关系不佳的国家，格鲁吉亚的汽车招摇地开进敏感的边境地区，不被特别关注才怪呢！

那么跟踪者究竟是谁？后来我们从一个俄罗斯朋友那里得到了答案：这种身着便衣，开着黑色轿车，在敏感地区监视外国人的人，通常都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ФСБ)。没错，它的前身正是大名鼎鼎的、令无数人望而生畏的克格勃。

我们居然在这个曾经的绝密禁区，跟“克格勃”玩了一回捉迷藏。





## 世界最北陆路口岸

理论上的“世界最北的陆路边境”其实是在挪威与芬兰之间，然而因为两国同属申根区，没有设置任何口岸，于是现实中的“世界最北陆路口岸”就归属于俄罗斯与挪威之间唯一的通道：Borisoglebsk（俄）-Storskog（挪）。

刚甩掉“克格勃”的跟踪，心有余悸的我们又要面对新的挑战：这座口岸如此偏远，想必除了两国边民，不会有太多第三国游客从这里过境。根据我们的经验，一次“特别关照”大概是免不了了。

第一关是从俄罗斯出境。果不其然，即使过境时特地让女同伴开车，妄图得到简化检查的特权，可依旧无济于事。我们的行李被勒令全部搬下车，平整摊开，由凶狠的缉毒犬挨个闻过。至于车子本身，则竟被要求开上一座高台。神情紧张的海关官员，拿着手电筒，钻到车底仔细检查，连每一条管路都不放过。

一通翻箱倒柜之后，总算结束了行李检查，谁知又卡在了海关手续上。我们是从白俄罗斯进入的俄罗斯。我们两个中国人，开着一辆格鲁吉亚牌照汽车，拿着一张白俄罗斯海关申报单，要从俄罗斯关口出境前往挪威——这可让办手续的大哥犯了难。这个足可写入全球化教科书的案例，大概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也没遇到过吧。只见他用鼠标左点几下，右点几下，抓耳挠腮了足足十几分钟，却还不知到底该怎样操作，直到队伍后面的旅客纷纷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情。最终，他索性把我们的申报单放在一边，苦笑着摇摇头，大手一挥说道：“你们走吧！”就这样放行了我们。

然而这般好运却没能持续多久，刚到挪威一侧，我们便又被来了个下马威。

“这就是你们的‘绿卡’？不不，这个肯定不行！”窗口里的挪威女警官，厉声责难，说着便把我们递上的材料推了出来。她的脸上是北欧人特有的冷漠，跟我们早已习惯了的俄式热情大相径庭。

所谓“绿卡”，指的是一张欧洲通用的车辆强制保险单。来欧洲前，我们已托在意大利的朋友替我们买好了保险。然而为了省事，就没让对方将保险单寄给我们，而是自以为机智地，将保单的扫描件打印在了一张颜色相近的绿色卡纸上。凭这张DIY版的“绿卡”，我们已在欧洲畅通无阻地旅行了近半年，可没想到竟在快结束时翻了船。

“要么在我这儿买保险，或者——要是你们想的话——也可以回俄罗斯买。反正你们这玩意儿不行。”她看似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但其实并没有选择。回俄罗斯，再花上半天时间，重温两遍刚才的经历？我们才不干呢！只得乖乖交钱。所幸，挪威的效率果然比俄罗斯高不少，仅10分钟后，一张写着我们车牌号、贴着精美防伪标志的正版保险单就新鲜出炉。然而代价是700多块人民币——这足够我们在摩尔曼斯克住上一星期了！

不曾想，“绿卡”风波竟只是个开始。也许真的是太久没遇到游客，这位警官大姐竟兴致勃勃将申根法律规定的所有可以询问的内容都问了一遍！从基本个人信息、旅行过程，到携带行李、未来计划……就连我们的信用卡，她都要亲眼看过才算数。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带吃的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忽然神秘一笑：“走，我们去车上看看！”

跟俄罗斯大卸八块式的检查不同，她对车上其他行李毫无兴趣，而是一下就把目标对准了我们在摩尔曼斯克买的用来对抗挪威高昂物价的罐头。

那些画着诱人牛头、猪头的肉罐头，被她一件件仔仔细挑拣出来，而鱼罐头和其他食物则得以幸免。很快，被挑出的罐头就堆得像一座小山。

“这些肉类禁止携带，我必须把它们扔掉。不过因为你们诚实申报，所以不会罚款。”她向我们严肃申明挪威的法律，可接着又化作一脸的幸灾乐祸，“真的很抱歉，你们大概没有肉吃了。不过……我们挪威也有很多好吃的罐头！”

“花上百块人民币买一罐罐头？我还是……暂时当个素食主义者吧。”我在心中暗骂着。

无论如何，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我们总算是成功进入了挪威。

(下图) Borisoglebsk-Storskog 口岸的俄罗斯一侧入口。

(对页图)一座典型的挪威北极小镇，摄于前往欧洲大陆最北点的路上。



## 北纬 71 度

被圈入北极的三块大陆中，亚洲和北美大陆的最北点都是荒凉严寒的无人之境，想要到达那里，非得加入一只探险队不可，唯有欧洲大陆的最北点是个例外。几乎每个在欧洲寻北的自驾者，都将这里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不过在到达之前，精确找到欧洲最北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多数人去的都是一个叫“北角”(North Cape)的地方，它位于北纬 71 度 10 分，的确是欧洲公路网所通达的最北点。然而我仔细查看地图后却发现，它竟是位于一座岛上，需要经过海底隧道才能到达——如果这里能算“最北”，那诸如斯瓦尔巴群岛等更北的海岛岂不更有资格？

真正的“欧洲大陆最北点”，是在北角以南约 80 公里处的诺尔辰角(Cape Nordkinn)，位于北纬 71 度 8 分。然而想到达不通公路的那里，得从距离它最近的城镇梅港(Mehamn)徒步一整天往返。好在梅港另一侧还有座斯莱特尼灯塔(Slettne Lighthouse)，尽管位置又靠南了一些——只有北纬 71 度 5 分，但全程可经公路直达。而且，相对门票费高达 250 挪威克朗(约 200 元人民币)的北角，这里竟然 24 小时免费开放。比起虚无的仪式感，“省钱又省事”的斯莱特尼灯塔显然更受贫穷又懒惰的我们青睐。嗯，就是这儿了！

我们通过 Storskog 检查站，正式踏上挪威土地已是傍晚。北极的辽阔与荒凉，让所有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失去了意义——从检查站到斯莱特尼灯塔，地图上看似咫尺之间，可真实距离车程却有 350 公里、5 个多小时！

好在，我们此时正处极昼之中，不存在“走夜路”的问题。而且公路几乎都是沿着壮丽的峡湾而建。常常我们刚感慨完一处令人惊叹的景色，一个弯道过后，竟又出现了更佳的视角！本以为是枯燥的行车过程，竟变成一种享受。

离斯莱特尼灯塔越来越近，我们只剩下几座小镇需要穿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意外给凌晨的极昼盖上了一层日落后才会短暂出现的浪漫蓝调。“看，那是什么！”身旁的同伴突然大叫起来。我睁大眼睛，发现竟然是几只鹿，正排着队，旁若无人穿过前方空旷的公路。

悄悄地停车熄火，外面的世界万籁俱寂。挡风玻璃外，似乎不再是北极小镇旁的一条公路，而是小时候总爱看的电视节目《动物世界》正在现场直播。我并不知道这些独自出现的鹿是野生的，抑或是属于某位牧人。然而此情此景之下，答案已然不再重要。

鹿群眼见我们接近，没有一丝惊慌，依旧保持着先前的气定神闲。甚至有只小鹿，似乎是被我们吸引，走到车子旁停留徘徊了许久。有一瞬间，它的身影刚好出现在后视镜的正中央。我连忙抓起相机，记录下这温馨的一刻。

从那时起，不时出现的鹿群陪伴我们驶完最后 10 公里，直到巴伦支海畔红白相间的斯莱特尼灯塔，在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灯塔前的空地，不出意料早已停满各国寻北者的房车。尽管我们只是一辆简陋的“床车”，但钻进温暖舒适的睡袋，在北冰洋的涛声中窝上一晚，不仅充满仪式感，更比去住附近上千块人民币一晚的民宿划算多了，不是吗？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这句原本形容欧洲大陆最西端——罗卡角的名言，其实在我看来，更适合形容这里。毕竟地球并没有“最西”的一点，从罗卡角向西一路穿过大西洋，最终还是会到达更西的美洲大陆；然而要是从这里一路向北，进入苍茫的北冰洋，在到达北极点之前，都不会再会有任何大陆了。



(本跨页左上图起顺时针)  
距斯莱特尼灯塔 3 公里的加姆维克(Gamvik)是欧洲大陆最北的人类定居点；过马路的驯鹿刚好出现在后视镜里；路旁吃草的驯鹿，远处就是斯莱特尼灯塔。

Sandfjord 距离灯塔约 1 小时车程，意为“有沙的峡湾”。  
 (对页组图) 圣诞老人村内，精致的装修风格、被北极圈穿过的飘着旗帜的屋顶、中文宣传册、北极圈纬度标线等，活跃了气氛，却又告别了荒凉。



## 尾声

北欧的物价，比想象中还要高出许多，这让我们实在找不出多逗留的理由。于是，白天开车赶路，晚上随便找个静谧的湖边停车宿营，开一盒罐头再配上黑麦面包，一天就算这样对付过去了。来时在俄罗斯走了快一个星期，回程竟然只用两天就又回到了北极圈。

罗瓦涅米 (Rovaniemi)，这座精心建设的圣诞老人村，就坐落在芬兰北极公路与北极圈的交汇处，堪称欧洲北极地区最知名的景点之一。可是，夸张的招牌、庞大的规模，以及囊括了七八种语言的精美宣传册——这些久违却熟悉的游客气息让我意识到，是时候与荒凉的北极挥手作别了。

大多游客会在冬天来罗瓦涅米过圣诞、看极光，于是夏天给了我们几乎独享圣诞老人村的良机。广场上，醒目标注的北极圈线总算满足了我们之前被“押送”经过北极圈时没留下照片的遗憾；冬天里永远大排长龙的“跟圣诞老人对话”活动，在夏天竟然也可以随到随聊。

憨态可掬的“圣诞老人”独坐大厅中央，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仰慕者。“你们从哪里来？”这个例行公事般的问题，他一定已向成千上万的游客提过。“我们是从……北极来的！”我没有骗他，我们确实是刚从北极而来。显然，他很少听到这样的答案，愣了一下，然而随即就开怀大笑起来：“是吗？看来我们是老乡咯！”

跟“圣诞老人”对话完全免费，然而精明的商人早就想好了他们的盈利模式：想下载跟“圣诞老人”拍下的合影，就请先交 30 欧元。我们并没有买下那张高价合影，毕竟在我心中，穿越北极的漫长旅程，留下这一路惊心动魄的回忆，就足够了。[⑯](#)



**张侃** 永远好奇心过剩的旅行者。在格鲁吉亚花1万多人民币买了辆旧车，开着它走过了亚、欧、非、美四大洲，目标是绕地球一圈。

